

## 心中的延安 征文选登

## 傍晚的宝塔山

王裕江

离开南泥湾，坐在车上的我微闭双眼，柔美委婉、欢快跳跃的歌曲《南泥湾》穿透着耳膜，大生产运动和三五九旅边开垦边练兵的场景历历在目，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

我们的目的地是延安宝塔山，到了宝塔山北门已是接近傍晚时分。外甥女给宝塔山窑洞民宿打电话，我们坐上旅游车朝即将要旅居的窑洞驶去。仲夏跑出来玩耍的风姑娘送给我们每人一件凉爽的风衣，穿在身上冷热适宜，山风浸润着肌肤，颇觉舒服。我正享受着风姑娘送给我的这份礼物，却瞥见一只金色的蝴蝶翩翩起舞，犹如蜻蜓点水一样亲吻着树叶，在车速的催促下，起舞亲吻树叶的蝴蝶，一闪而过成为过眼云烟。

放下行李，稍作歇息，我们便下山吃饭。走到宝塔山下的南边，回头望，宝塔山

伫立山头，安静而肃穆，显得更加雄伟。一面党旗雕塑随风飘扬在山脚下，外甥女提议我站在党旗旁边取远景和宝塔留影纪念。在山下饭店品尝了地道的陕北风味的饭菜，甚感欣慰的是品尝到了延安文友曾经在微信上给我提到过的洋芋擦擦。犒劳完饥肠辘辘的胃，饭店服务员告知我们走快些还能赶上观看八点钟的灯光秀。

我们沿着山脚下疾步行走，来不及仔细欣赏摩崖石刻，领略古人聪明的智慧，只是扭头瞥了一眼，“嘉岭山”三个字印刻在了脑海，其余字迹的内容被脑海的阳流冲刷走了。急匆匆穿过延河桥，就听见河两岸响起高亢的歌声，看见霓虹灯开始随着音乐起伏变幻。

“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几个大字投影在山体上，悠扬动听的陕北民歌响起，装饰在山体周围以及河堤上的地灯、街灯、光束瞬间全亮了起来。顷刻

间，宝塔山灯光四射，美轮美奂。金色的宝塔山在灯光环抱的夜空变得愈加瑰丽无比，给我一种心灵的震撼，俱增奋发拼搏的信心和力量。我把镶嵌在河岸边，享受着这场隆重的视觉盛宴。

山体的崖壁上色彩斑斓，“陕北窑洞”“南泥湾开荒”“党旗”……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展现在游客面前，十分壮观。在耳熟能详的《延安颂》《南泥湾》《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保卫黄河》等一系列歌曲中，缓缓讲述起延安革命圣地的历史，依次描绘出延安与陕北的文化特色。小时候在课本上学过的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这些长征的历史画卷，以波澜壮阔的形式呈现在眼前。它揭示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展现出了延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呈现出了延安的自然风光。目睹这些画面，我是激情豪迈、感慨万千。

宝塔变幻着不同的色彩，光影四射，辐

射出绚烂多彩的光芒。刚踏行过的延河桥和河道两岸以及两岸的树上，光线随着音乐变换，光影在水面荡漾，倒映在流动的延河水中，流光溢彩，似乎宛在水中央。

我看见有的游客站在河边栏杆旁，伸出双手做成莲花底座状，身后是金色的宝塔，同伴举着相机或手机在拍照。我正在疑惑那些游客在干嘛，外甥女建议我也学他们摆一样的动作，把此刻的情景留存下来。我看见照片笑着说，我和托塔李天王一样了。妻子也伸出双手做莲花底座状，我说，宝塔会幻化成一朵莲花，镶嵌在你这盆莲花池里。

当山体上映出“陕西是根，延安是魂”时，厚重的民族历史感给我视觉上造成的冲击波慢慢就消失了。近看建筑、桥梁、绿树、人流、车流格外迷人，让我流连忘返；远望宝塔、摘星楼、烽火台及登山道上的满山绿树，相映在各色灯影里恍如仙境，映照的宝塔山更加秀美靓丽。

## 我心永在延安

齐超

我已经快十年没有回到这座红色故都了。当我到来时，它城门大开，盛开着鲜艳的花儿。黄昏的车流仿佛仪仗队，演奏着入城的乐曲，在雄壮的气势里，我走到清凉山畔，宝塔山下，延河水边。

我眺望，我触摸，我感受着这里一缕风的轻柔，一叶柳的美丽。吃一口酸菜面，便是回到了故乡；望一眼边关，便是魂牵梦绕的家园。

延安，于我有特殊的情愫。

三十年前，父亲第一次带我来延安，住在刘志丹的三弟刘景儒家里。因为这是我

第一次离开吴起到更大的城市，所以一切都是新奇的。第一次住延安宾馆，第一次睡席梦思床，第一次吃早餐小笼包，第一次看见延安大学，第一次看到东关大桥……不禁感叹，这里真是一个美丽安详的地方啊！

妻子提议逛几个景点，我们决定雨中去拜谒黄帝陵。雨中的夏季有些冷，登山、拜陵一气呵成，在自然的空气里我们纵情呼吸。

不是同学的诚意安排，我此生很少有机会能到达黄帝陵。作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我对这里心驰神往，但是总以过客的身份从延安到西安穿行而过，鲜有机会停下

来走进黄帝陵。

第二站，我们去了壶口瀑布，一到那儿，就被它澎湃的气势震撼了。雨季水很旺盛，黄色的激流拍打在两岸的石壁，百转千回的激荡，然后顺流而下，咆哮不已，那华夏的精神便也浓缩在这瀑布激流里了。

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云岩镇、南泥湾等地。看着晚霞，我涌起淡淡的忧伤，漂泊者的岁月再次袭上心头，这是喧哗日子里的片刻宁静。

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们一行七人登了宝塔山。这山势真的缓和，青石台阶走着

来非常舒服，闲谈之际，就已经登临山顶。在宝塔下幽思或者俯瞰延安老城，都令人心潮澎湃、心满意足。亲情、友情在这里贯穿交织，爱的呼唤在风中回荡不已。

我想，每一个看到宝塔山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就像诗人贺敬之写的“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一样，那般的炽热、那般的纯洁，那是一种朝圣的情绪，也是一种归家的喜悦。

我心永在延安。



凤皇山上有高阁

邓志宏 摄

## 城台石窟

肖志远

风是午后一段时光里的失语者，经久的沉默，不曾停留。

时间的敌人会是目光里的碎片，也许久了，零散得无法拼凑出记忆里的光芒。虔诚在岁月的河流上无法唤醒心中的惊叹，唯有默诵于心，世间空空的……

梦一场，醒来皆空。不如等风来的日子，站在风口，与风对峙。

执念太深，我仿佛看到了幻化后的境遇。巨大的毁灭不在支离破碎中，更大的是人心。

一段往事被尘封，淹没于沉寂——无法复原的是罪恶和欲望。那一尊尊被掠去的头像像是在控诉，无声地控诉。

答案是会被风带走的。谜团，或是困惑于心的症结，等风来之前，一一被破解。

原本就不需要答案，眼睛就是答案，碎了一地的答案。

午后的证词，仍是风来的消息——洛河静静地流淌，河畔的风呼啸而过。草木发芽，破势而生。

在时间的河流上，找寻答案。你只会如风般，时而急促，时而轻缓，但从不避开锋芒，只能经受着一切发生的，抑或是即将发生的。

风中的经书，犹如这千疮百孔的佛面，多了一些世间的苦渡。

等风来，或是听风的过程，答案都在我们自己的心中。

## 记忆中的樱桃树

袁芳芳

再继续分枝到高空处，这棵杏树繁茂的枝条上拥挤地长满了青涩的杏子。心急的我迅速爬上杏树，摘了一颗酸杏子大口嚼了起来。父亲母亲和哥哥姐姐看见我这样子哈哈大笑起来。

沿着这棵超大大杏树继续往北走，突然一片黑影遮住了我的视线。抬头一看，原来我们来到了一颗“桃树”下。“好大啊！”我不由得惊呼起来。眼前这棵“桃树”不是太高，但它繁茂，每个枝条都沉甸甸地弯着腰，细细看去，枝条上布满了青色“桃子”，又小又圆，和普通的桃子不一样。正当我疑惑的时候，母亲说，村干部说这个是樱桃，熟了之后，里面果肉是红的，酸甜可口非常好吃。听着母亲的描述，我的口水不知不觉流了出来。母亲又说，这种樱桃树施肥就得大水大粪，要不然天一热果子太繁，营养跟不上都落了。这棵樱桃树为啥如此茂盛？是因为这棵桃树挨着的墙外有个水龙头，村里人放水时候，经常有向外洒的水，这棵樱桃树就可以汲取很多水分，果子才能长得更大。确实，这棵樱桃树长在北墙和西墙

的拐角处，墙外刚好有一个水龙头，因此，这棵樱桃树长得铺天盖地，园里很大一部分面积都被它占有。

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我觉得还是没有栽对地方。像我家这棵樱桃树就是果园一霸，它不光占领果园，它还爬出墙头，并且把硕果累累的樱桃展示给墙外的人看。

每到开花时节，樱桃树枝上的花朵香气扑鼻，引来的蜜蜂不计其数。一到樱桃成熟季节，挑水人不知不觉就会增加很多。在接水的空当，个子高的人凑近墙头，伸手便摘几个熟透的樱桃大饱口福，个子矮的就拿扁担悄悄打伸出墙外的樱桃枝条，并迅速捡起到处滚落的樱桃，甜甜地品尝起来。小朋友一般都是大中午凑三个人一起来，一个蹲下来，另外一个踩他肩膀上，剩余的那个得看我们果园有没有人，若我们睡着了，那么蹲着的那个孩子一点点站起来，肩膀上踩的那个孩子就能够着墙头的樱桃了。时间久了，墙头那个豁口越来越大，成年人半个身子都可以探进去，母亲便会和一些泥，把这个缺口补起来。

樱桃终于成熟了，看果园的任务交给了

我。母亲早早摘了樱桃带去集市上售卖，不到一会儿，樱桃就销售一空。母亲非常高兴，这棵樱桃树的收入足够我们姊妹几个上学的费用。

一旦母亲去卖樱桃，我就会把樱桃树下扫干净，铺一块牛皮纸，脱下的鞋子当枕头，躺在樱桃树下，认真地看着樱桃一个个成熟，一个个掉落。熟透落下的这颗樱桃最甜，捏开以后，会发现樱桃和里面的果核颜色非常漂亮，是那种红得发紫，还有一些毛茸茸的感觉，皮和果核一点不粘连，果肉靠近果核的地方形成和果核一样的凹槽，就像月饼模子一样，果核有什么样的纹路，果肉上就出现一样的纹路。淡黄色外皮，配上红得发紫的果肉，在太阳下简直就像盛开的牡丹花，看着这么漂亮的樱桃真是舍不得咬一口。

躺在樱桃树下，看着蓝天白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炎热。耳旁只有樱桃落下的声音，“咚”“咚”，一颗、两颗……一阵风刮过，枝条随着风摇摆，成熟的樱桃提前落下，落到我的头上，我的衣服上，甚至我的嘴巴里。

果园里，除了这棵大樱桃树，剩余的全是苹果树。至于什么品种，早已忘记，留在记忆深处的，还是这棵迷人的樱桃树。



## 岁月留痕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村几乎没有什么果树，嘴馋的小孩子如果发现哪里有野果子，能从小“盯”到大。

村里集体的果园就建在两座山的夹角处，外围一圈都是土夯起来的围墙。那一年村里开大会，看谁承包果园，父亲第一个举起了手，由于承包费太高，其他人也都放弃了，我们家顺利获得了果园的承包权。

这事儿令我们全家兴奋不已。由父亲带头，母亲开门，我们全家七口人对果园来了一次大检查。

刚进门右手边是一棵老梨树，也许是果树已老，结的梨又小又干巴，许多梨都让虫子啃了。沿着梨树往北走，是一棵大杏树，一看见杏树，我立即欢呼起来，要知道，我最爱吃杏子了。围着杏树，我转了一圈又一圈。这棵杏树非常粗壮，在离地不到二尺的地方，分出三大枝，然后分开的枝杈

## 杨家岭



YangJiaLing 邮箱: yjwyfk@126.com